



西方保守主义经典译丛

【美】艾尔伯特·杰伊·诺克 著 元光 译

多余人的回忆

The Memoirs of a Superfluous Man

对于严肃的政治家们而言，这是一部独一无二的必读书。

——休·麦克伦南 (Hugh MacLennan)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西方保守主义经典译丛
丛书主编 冯克利



多余人的回忆

美 艾尔伯特·杰伊·诺克 著 元光 译

The Memoirs of a Superfluous Man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余人的回忆 / (美) 诺克著 ; 元光译. — 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 2

(西方保守主义经典译丛 / 冯克利主编)

ISBN 978 - 7 - 210 - 07886 - 9

I. ①多… II. ①诺… ②元… III. ①诺克(1870~1945) - 自传

IV. ①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9780 号

多余人的回忆

(美) 诺克著 元光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660毫米×960毫米 1/16 印张:26.25 字数:275千字

ISBN 978 - 7 - 210 - 07886 - 9 定价:65.00元

赣版权登字—01—2015—77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

邮编:330006 电话:0791-86898815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冯克利^①

在中国介绍西方保守主义，于今未必是一件能讨好人的人事。首先是因为它引起的联想不佳。对于深受进步主义观念影响的读者来说，一提“保守”二字，往往会想到有碍“进步”的旧道统，想到特权和等级秩序，更直白地说，想到抵制变革的“反动势力”。

其次，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对于结构已然相对稳固、运转顺畅的社会来说，或许有很多东西值得保守。但是一个亟待转型的国家，如果好的旧事物留存下来的不多，体制依然处于游移未定的状态，这时人们更愿意用变革来换取改进。倡导保守者于此不免自作多情，徒言往圣先贤而无“活着的”旧制可以依傍，会因缺乏所谓“建设性”和“前瞻性”而为人所诟病。所以与西方不同，在中国批判激进革命意识形态的人，大多并不以保守主义者自居。

^①冯克利，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内著名翻译家。主要译著有《民主新论》《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致命的自负》《论公民》《宪政经济学》《哈耶克文选》《邓小平时代》等；发表论文有《柏克保守主义思想的法学来源》《政治学的史学转向——马基雅维里的现代意义刍议》等三十余篇；著有《尤利西斯的自缚：政治思想笔记》和《虽败犹荣的先知》。

这种理解可能没有错，但也忽略了保守主义的另一一些特点。

首先，保守主义虽然尚古，但它本身并不是古董。就像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一样，保守主义也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思想。人们或许能从近代以前的思想家中找到类似保守主义的言论，如柏克之前的胡克（Richard Hooker, 1554—1600）和巴特勒（Joseph Butler, 1692—1752），但不能据此认为18世纪末之前便已有保守主义，因为那时人们并没有保守主义的自觉。保守主义是与现代世界同步发生的。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这一旷世巨变，才使保守主义真正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想和政治势力。它所面对的不但是一个变化的世界，而且支持变化的观念和推动变化的技术手段，与民族国家的力量相结合，也使其规模与强度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它既清除陈旧的束缚与压迫，也能斩断一切凝聚社会的纽带。保守主义自觉与之对抗的便是“现代性”充满危险的一面，但它本身也是现代思想体系重要的一环。

其次，另一个常见的误解是，保守主义是一种专属于权贵或既得利益的意识形态。其实，保守主义自其诞生之日起，在西方便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支持保守主义政治势力的普通民众在欧美遍布各地，可见它并没有特定的阶层归属。厌恶频繁的变化乃人类的天性之一，大变革可以为英雄带来快感，但也能给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严重的不适。多数人并不希望自己的生活成为政客施展革新大业的舞台。保守主义所要维护的不是任何特定的利益，而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模式。在保守主义看来，这种秩序的存在既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也是文明成长的要件。

再次，保守主义多被喻为政治列车的刹车器，讽其抱残守缺，不知进取，缺少“行动能力”。在很多情况下确实如此。然而，姑不论阻止变革也需勇气和社会动员，即使从革除时弊的角度看，远有英国保守党

首相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和丘吉尔，近有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皆表现出强大的行动力，其厉行鼎革的勇气丝毫不让于对手。可见在重新为社会定向的问题上，保守主义思想同样可以提供强大的动力来源。在国际关系领域更不待言，欧美的保守主义者通常比其他政党持更强硬的立场，更加倾向于“行动主义”。

不过，以上所述只涉及保守主义的形式特点。如果观察保守主义的思想内容，则会发现它并不是一个条理清晰的体系，而是有着十分复杂的成分。即以保守主义鼻祖柏克来说，他向不以理论家自居，其思想缺乏严谨一致的外表，法国的迈斯特与他相比，基督教宿命主义的倾向就要清晰得多。英美保守主义因柏克的缘故而与古典自由主义和法治传统结下不解之缘，同样受柏克影响的德国保守主义，则呈现出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激情。在19世纪，黑格尔是普鲁士国家主义的辩护士，法国的贡斯当和托克维尔则为现代商业文明和民主趋势提供了理论支持。此后的保守主义思想同样成分复杂，有些甚至相互冲突。例如，同为德语文化圈的哈耶克和卡尔·施米特，大概除了可以共享保守主义之名外，两人的思想甚少相似之处。在英国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中，奥克肖特的思想很世俗化，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却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徒。保守主义者在美国通常是小政府和地方主义的支持者，在法国则多是中央集权派。在经济学领域，政治光谱中偏保守的人多为市场至上派，但很多文化保守主义者对经济自由带来的物质主义有很大保留。施特劳斯对现代资本主义嗤之以鼻，可是在安·兰德看来，它是西方文明最珍贵的成果。有些保守主义者常常表现出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倾向，但也有不少保守主义者依然信守由基督教传统中演化出的普世主义。

所有这些难免给人一种印象，保守主义是一个混乱的概念。就如同

哈耶克和亨廷顿所说，对于应当保守者为何，保守主义者并无统一的目标。它缺少清晰稳定的政治取向，因此不能提供一种实质性的理想。但是换一个角度看，思想色彩各不相同的人都愿意用“保守主义”自我或互相标榜，至少说明了它具有强大的工具性价值。保守主义本身可能无力提供一种完备的替代方案，但对于维护社会中某些既有的结构性成分，或避免某些政治方案的恶果，它却能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这种工具角度来理解保守主义，使它与其他政治学说相比，拥有更多守护原则的实践技艺。所谓“道不自器，与之圆方”，它可以为变革与连续性之间的平衡提供一定的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保守主义不是政治哲学，而是一种古典意义上的“政策”理论；它不是无视现实的传统主义或文化原教旨主义，而是现实政治和伦理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保守主义虽然谈不上是一种严整的思想体系，勉强给出清晰的定义可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事，但还是可以为它归纳出一些基本特征。作为一个复杂的思想群体，这些特征不是表现在他们的共同主张上，而更多的是反映在他们的共同反对上。

第一，大体而言，保守主义者对于以现代技术理性为基础的进步主义持怀疑态度，他们不相信进步有无可争议的正面价值，认为眼前的经验并不足以人的正确行为提供足够信息。无论观念还是技术革新给生活方式造成的改变，其长远后果不是立刻就能看清楚的，所以保守主义者都反对激进变革，对历史和信仰的传统持虔诚的敬畏态度。

第二，在保守主义者看来，社会不是外在于人类活动的客观事实，可以由人对其任意加以改造。社会最可贵之处，是通过特定群体长时间的实践活动而形成的内生秩序，它类似于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其最好的、最自然的变化是演化与生长，这个过程不排除理性的作用，但由于人性

天生并不完美，所以理性在引领变革中最重要的作用是审慎。

第三，社会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家庭伦理、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来维系，它们使人们在生活中感到惬意，形成真正的权威认同。如果这些因素受到破坏，恢复起来将极为困难。因此培育和守护这些因素，乃是维持社会健康的必要条件。

第四，保守主义者对政府权力一向保持戒备，不信任基于权利平等的现代民主政体具有至上价值。他们认为贤能政治（meritocracy）更有益于社会整合和道德风气的培养；肯定基于自然原因的不平等的正面意义。

第五，保守主义还有一个并非无关紧要的特点：它严重依靠历史和传统叙事，认为所谓科学思维提供的各种原理不具有道德和社会优势，因此排斥超越时空的理性批判。这使保守主义文献在话语风格上文学叙述多于逻辑分析，引经据典和释义成分多于体系建构，这也是保守主义缺乏系统性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保守主义诞生二百多年来，相关文献汗牛充栋，由于产生的时代和区域背景不同，各派思想杂陈，良莠不齐，即或择其一支加以系统介绍，亦恐难以办到。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仅仅是着眼于过去西方保守主义在中国相对而言译介不多，如今反思百年革命者众，而对革命回应最有力的西方保守主义传统，却缺乏足够的文献可资借鉴，不免是一件憾事。在就民族未来亟须重建共识的时代，编者愿借这套丛书的出版，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个机会，掬他山之水，浇灌我们的智慧。

是为序。

2015年8月20日于济南历山雀巢居

目 录

第一章 001

不知道自己的无知正是无知者的可悲之处。

——爱默斯·布朗森·爱尔考特

第二章 025

黄金时代的社会生活就是使人们懂得什么是“荣誉”的学校，它无所不能、无处不在地指引着我们。在那里，我们知道并一再提及三件事：我们的德行应与某种高贵相伴，我们的品行应与某种自由相关，我们的举止应与某种优雅相称。在这样一种社会中，德行往往意味着亏欠别人要比亏欠自己少一点。这样一些德行，与其说它们反映了公民同胞（fellow - citizens）诉求，不如说是一种区分我们与他们的标签。

——孟德斯鸠

第三章 046

贵族艺术，斑斓生活之中的艺术

——玛丽·M·科勒姆

第四章 070

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奋斗，过上了自己的生活，

我品尝着属于自己的佳酿；

从特利尔到科隆，没有哪位骑士，

比我生活得更愉快。

——查尔斯·金斯利

第五章 095

（阅读文学作品）这种追求在青年时代激励我们，在老年时代给我们提供娱乐；它给成功者添加胜利的喜悦，给失败者提供深切的安慰。它在激励中提供快乐，在世上也不会成为累赘。在我们通宵守夜时、在我们的漫漫旅途中、在我们的乡间休闲时，它是我们忠实的伴侣。

——西塞罗

第六章 122

歌德说：“当尼布尔意识到野蛮时代正在来临时，他是对的。现今社会就是这样，我们正身处其中，一个不珍惜杰出之士的社会就必然充满了野蛮主义。”

——艾克曼

我们的时代充满了伟大之物，比如伟大的发明、伟大的企业；但这些并不能使我们的时代称得上“伟大”。伟大，之所以称之为伟大，就在于其出身、适应性和思想。

——圣佩韦 (Sainte - Beuve)

第七章 148

世界要治好是很难的，它被摧残得那么急而失去了耐性，不顾付出什么代价只想连根拔起。……谁要只建议清除它受腐蚀的那个部分，那是他的短见，因为坏事之后并不一定是好事。

——蒙田

第八章 178

比失去更糟的是，
我的人民在沉沦，

人民和我沉沦在耻辱中。

——博切特

第九章 204

忘记过去的人，必定要重蹈覆辙。

——乔治·桑塔亚纳

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人才是最强大的捕食者，也只有人这个物种才能组织起同类进行捕食，这是独一无二的。

——威廉·詹姆斯

第十章 222

艺术作品应该荡涤灵魂，让人不落俗套。艺术家寻求创作灵感应以此为度，不应寻求冒进刺激。

——贝婷·布伦塔诺

愚以为，活得越久，悲怆越深。因为，在今日社会，人生里每天的生活基础和价值都取决于是否读书，进而言之，主要取决于你读了什么。

——马修·阿诺德

第十一章 248

我想爱情是件令人愉悦的事。但按托比叔叔的想法，爱情则是最严肃的事情，最具荣誉感的事情。而今世界，爱情却只是肉体的。

——劳伦斯·斯特恩

第十二章 272

“但是，我怎么了解艾米利亚，或者其他女孩呢？”他心不在焉地问我，“对于我，艾米利亚这样的女孩子们简直就生活在另外一个时空里。”

——乔治·柯蒂斯

十全十美的美从来就是不存在的。

——弗朗西斯·培根

第十三章 297

在事情的发展中，那些后续的剧情总是能巧妙地衔接到那些已经逝去的；就像这个集合不仅仅是一些不连贯事情的列举，而存在合理的内在联系：所有存在的事情被和谐地安排在一起，所以那些存在的事物没有单纯地显示出逐次性，而是有一个极好的确定的关系。

——马可·奥勒留

第十四章 318

在教育中，没有什么比由懒惰而积累的无知更让人吃惊的了。

——亨利·亚当斯

第十五章 347

一切归于神秘。

——托马斯·阿奎因

他们是这样的人，穷其一生追求至善。

——“效法基督”（Imitatio Christi）

第十六章 373

我们必然地会选择那些给予我们较多乐趣的事来做。

——圣·奥古斯丁

寻找自我价值是美德的主要且唯一的基础，也是生活中的正常行为。

——巴鲁赫·斯宾诺莎

原著部分注释 400

诺克是谁？——兼作译后记 402

第一章

不知道自己的无知正是无知者的可悲之处。

——爱默斯·布朗森·爱尔考特^①

I

自始至终，我所接受的学校教育都十分不规范。因此，以现代教育学的整体水平观之，我就算是没有上过学。在求学的早期，我接受的教育既不正式又不规律，以至于我怎么也搞不清楚我是如何学会识字的，就如邓德里勋爵（Lord Dundreary）^②所说的，“往事不可知”。

^①爱默斯·布朗森·爱尔考特（Amos Bronson Alcott, 1799—1888），哲学家，美国超验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译者注

^②Lord Dundreary，是汤姆·泰勒（Tom Taylor）在1858年创作的戏剧《我们的美国表弟》（*Our American Cousin*）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这是一个心地善良却傻乎乎的贵族形象。——译者注

对此，连我父母也记不清我怎样识得字，其他人就更加无从知晓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某人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教过我，因为我三岁时就已经开始练习拼写了。但是在二十五年后，虽然我问遍了身边所有的人，也没人能告诉我究竟是谁在什么时候怎样教会我这些的。我纵然绞尽脑汁，也仅能记起那堆放在我家地窖（cellar）里的脏兮兮的字母积木和旁边一本早已被翻烂的《新英格兰入门》（*New England Primer*）抄本。我觉得自己借助这些东西学会读文识字的可能性极小，事实上，基本上可以排除这一可能性。一方面，我完全没有印象曾经摆弄或者使用过这些字母积木，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它们的存在。另一方面，在能够阅读《入门》这本书之前，我压根不会去留意这本书，而这肯定是我三岁之后的事情了。那时候，我家的房子是租的，所谓的地窖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地窖，而更加类似于地下室（basement），这里明亮、干燥而且干净。对于孩子而言，这里堪称是富丽堂皇的游戏室。所以我想，如同其他零碎物品一样，那些积木和那本《入门》更像是以前租客和孩子们丢弃或遗忘在这里的。

尽管这些“古董”（salvage）不可能对我掌握读写技能有什么帮助，但是我之所以能够形成今天这种固定的思维模式，与《入门》这本书存在或多或少的关系，它是我形成这种思维模式的一个渠道。尽管这种可能性依旧十分微小，尽管我对此也不甚珍视，但是它的确存在。假如我今天才第一次看到《入门》里的那个断论：“一俟亚当堕落，众生皆获原罪”（*In Adam's fall, We sinnéd all*），我的第一个问题绝不会是“亚当真的堕落了吗”，也不会是“我们果真有原罪吗”，甚至不会究问“亚当真实地存在过吗”。我会问一个比上面三

个问题都更具本源性的问题：“人们如何可能知道这些事情呢？”进而言之，我的这种思维模式，非但现在是这样——我已经老到具备与众不同的生活经验和沉思能力的年龄了，而且打我记事开始，当遇到任何一个与此类似或相仿的情形时，我的这种思维模式都没有发生过变化。我坚信，这预示着 (*praemonitis quae praemonenda*)，不论是三岁、三十岁还是六十岁，我都会本能提出完全相同的问题。因此，在我的印象里，我对《入门》一书中的原罪学说的反应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已经形成了的，这种反应方式遵循着某种已经固化的思维习惯。在这里，《入门》能所发挥出的前提作用，大概同一个行动所具备的触发器和动力源相对应。

我有一位法国朋友，她天资聪颖，这与她父亲如出一辙。每当她在工作中发现我具有不可知论和怀疑论的思维本能时，她就觉得十分有趣。她告诉我，这是我的法国血统在作祟，事实上，法国人确实不会轻信。1686年至1688年间，我母亲的祖辈亲属逃难到了法国，他们的后代多有长寿者，有的家庭到我这一代已是四世同堂了。直到我的上一代，我的这些法国亲属还是有很多子女的，不过到了我这一代，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几乎径直变成了一代单传的模式。我母亲是家里的十个孩子之一，而我却是她的独子。其实，我还有个姐姐，只不过她在我还没出生时就不幸夭折了。在我所认识的这四代人中，无论男女老少都显得不合时宜 (*anachronism*)，具有非常明显的复古性 (*throw-back*)。但凡了解一点他们的思想，就会发现他们继承了17世纪的罗谢尔式清教徒 (*Rochellois Protestant*) 的纯正血统。如今，没有什么事能比回味他们那敏锐的洞察力、正直、冷静和幽默的品性